

古书从刊

韓非子卷第十三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矜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樂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焉二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年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戍之道穴間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

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三弟爭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栢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金以出貨小斗斛區金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贏蚌不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

其田成氏乎公泣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柰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不知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女妓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

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食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食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

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矜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

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
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
又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
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
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
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
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
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裔太公
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裔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
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裔
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裔也議不臣天子不
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
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許託足於其軫也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辨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閒謂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立有閒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廐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欒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斯競勸而遂爲

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鳥斷其下頷焉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田子方問唐易鞫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

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柰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故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爲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己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之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

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曰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也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匆匆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

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乎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乘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

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雍缶而往酤而狗逐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堀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弛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閒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禦明爲己者必利而不

爲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齧有道之士矣左
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
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
氏之酒其狗齧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佗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
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

栢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
自託也燠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隤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
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
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
擅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
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
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

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雷者廷理斬其輶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雷廷理斬其輶戮其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回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苑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苑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苑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

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及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
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苑門廷理曰非法也舉及擊臣馬敗臣
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是
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
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
能相萬乘所不寃也然疑家巫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
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
必復決之於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寃
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
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
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言法之
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